

# 绍兴御府印的形态学研究

牛克诚

**内容提要** 本文借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南宋高宗时期内府收藏印——绍兴印进行了形态学研究，辨识了“绍兴”连珠印、“希世藏”印、“内府书印”印及“睿思东阁”印的印文形态，分析了单印、二印、三印及多印的绍兴印组合的特点，探究了各印钤盖的标准位与非常位，从而初步确认了绍兴御府印在印文、组合、位置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格式。以这个基本格式为参照，作者讨论了混杂在绍兴御府印中一些“问题印”的真伪。又通过与周密《思陵书画记》比照，发现该书有关绍兴御府印格式的最原始记载与传世品上的绍兴印实迹之间的差异甚大，从而进一步追问，周氏所言到底道出了绍兴御府印的几多实情，流传到今天的古代书画上的绍兴御府印又具有多大程度的历史真实性？

**关键词** “绍兴”连珠印 “希世藏”印 “内府书印”印 “睿思东阁”印 《思陵书画记》

绍兴御府印是南宋高宗时期的内府收藏印，包括“绍兴”连珠印、“内府书印”印、“睿思东阁”印等。这些印是继北宋徽宗宣和御府印之后最具规模的皇家收藏印。在晋唐书画的真伪裁定上，绍兴印的权威性仅次于宣和印；而对于北宋书画的裁定权威性，绍兴印则丝毫不逊于宣和印。后世伪造绍兴印的重要理由也即在于此。在传世的晋唐及五代北宋时期的书画作品上，我们也就看到了林林总总、真伪混杂的绍兴印。但如果只是笼而统之地以某一藏品上有无绍兴印，是不能为这件作品提供什么过硬证据的，是将绍兴印的不同印文样式，甚至真伪绍兴印混为一谈了。事实上，“绍兴印”只是一个宽泛的称谓，在这个称谓下，还要进一步区分诸如“绍兴”、“希世藏”、“内府书印”、“御书之印”等不同的印文，而每一种印文又可以被区分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做为真正出自南宋高宗内府的绍兴印，只能是具体到某一印文的某一样式的那一方。而对于这个“那一方”的甄别，则需凭借印章的形态学研究。

## 一 绍兴御府印的型与式

“型”与“式”是现代考古学对于器物进行类型学研究的两个核心概念。“型”是对同一类器物中同时存在的几种基本形态的界定；“式”则是对同一型器物的进一步细分，它表明该型器物在不同时期的各个演进样式。本文在把这两个概念转用到印章研究之中时，主要是强调某种基本形态的印章与它的诸多变体之间的关系，而在“式”中所包含的时间意义将被淡化，因为在一件传世作品上，各个印章都是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

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确认一方印章的祖型和它的仿刻者，那么这种“式”中就包含了时间的意义，即祖型印在先，仿刻印在后。

（一）“绍兴”连珠印

“绍兴”连珠印是指以“紹”、“興”为印文的上下两方联在一起的绍兴印，它在绍兴御府印中占居种类和数量的第一位。其印面形式不下十六七种，可以将它们分为四种基本形制(也就是“型”)，每一“型”之下一般又分为四“式”〔图一〕。

〔图一〕“绍兴”连珠印的型与式

| 型<br>式 | A型                                                                                  | B型                                                                                  | C型                                                                                   | D型                                                                                    |
|--------|-------------------------------------------------------------------------------------|-------------------------------------------------------------------------------------|--------------------------------------------------------------------------------------|---------------------------------------------------------------------------------------|
| I式     |   |   |   |   |
| II式    |  |  |  |  |
| III式   |  |  |  |  |
| IV式    |  |  |  |  |

## 1. A型“绍兴”连珠印

其形制特征为,“紹”字的“刀”呈竖立状,“興”字下面的双手如同拱手。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称之为“立刀拱手型”。在这一共同特征之下的诸多印章之间又互有差异。尽管有时这些差异很是细微,但这也完全是由于它们钤自于不同的印章实体,而不是由同一方印章实体的不同钤印方式(如印泥多与少、用力大与小、印在纸上或绢上等)所致。也即是说,在传世书画上所见到的立刀拱手型“绍兴”连珠印,至少出自四个印章个体(因而分为四“式”)。这个观点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下文所涉及到的诸多具有细微差异的印文。

### (1) A型I式“绍兴”连珠印

是A型“绍兴”连珠印的标准样式。线条停匀、印风工稳,“興”下的双手对称均衡,双手的间距狭窄,下垂的两笔与底边相接。这一形制的绍兴印见于颜真卿《湖州帖》(卷尾者)、怀素《苦笋帖》(在下者)、虞世南摹《兰亭序》、褚遂良摹《兰亭序》、王羲之《寒切帖》、王献之《东山松帖》、米芾《苕溪诗》卷及其《四帖》之一的《海岱帖》等。

### (2) A型II式“绍兴”连珠印

与I式的最大区别是线条粗钝、“興”字双手间距宽大。见于怀素《苦笋帖》(在上者)、颜真卿《湖州帖》(卷首者)、吴彩鸾《唐韵》、王羲之《平安帖》、王献之《中秋帖》(卷前者)和宋徽宗《竹禽图》等。

### (3) A型III式“绍兴”连珠印

介于I式与II式之间。线条的钝拙有类II式,但“興”下的双手间距较小;双手的间距近于I式,但“紹”字的四周又离边框过近。见于僧国诠《善见律》、王羲之《七月帖》等。

### (4) A型IV式“绍兴”连珠印

印体较小。总体风格接近于I式,但其“興”字左下手的内弧及“紹”字过窄的边距,则与I式有别。见于黄山谷《诸上座帖》等。

## 2. B型“绍兴”连珠印

与A型不同,B型“绍兴”连珠印中“紹”的“刀”字为横卧状,“興”下的双手像捧物的样子,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将其称为“横刀捧手型”。该型又可以被分为四式。

### (1) B型I式“绍兴”连珠印

是B型“绍兴”连珠印的标准样式。其特征是线条圆畅劲利,印风清丽典雅;“紹”字“糸”的上部近似两个圆形,“興”字下双手的撇笔和捺笔在对称中而又别具变化(撇的弧度略大于捺)。见于《万岁通天帖》、杨凝式《韭花帖》(罗振玉藏本)和《神仙起居法帖》、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柳公权《蒙诏帖》、王维《伏生授经图》和韩滉《五牛图》等。需要说明的是,另有清内府藏本《韭花帖》(今藏无锡博物馆),为明代勾填本,其上“绍兴”连珠印亦为B型I式,并与罗振玉藏本上的B型I式“绍兴”连珠印极为相似。但它们并不是钤自同一方印章。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罗氏藏本的“绍”字,其“糸”的两个圆形一般大,而内府本的则上小下大;罗氏本“绍”字“刀”的两横呈右高左低之势,而内府本的则近水平;罗氏本的“興”字,其上半部分的阔度较大,而内府本的相对较小,这也决定了罗氏本“興”字上半部分中的“H”形字符左右相对较宽,而内府本的

〔图二:1〕杨凝式《韭花帖》  
(罗振玉藏本)



〔图二:2〕杨凝式《韭花帖》  
(清内府藏本)



相对窄一些,罗氏本“興”字上半部分的左右两个手形相对较大,而内府本的相对较小;罗氏本“興”字下半部分左右两个手形的撇笔和捺笔呈正反“S”形,而内府本的则不具有这样的弯曲度;罗氏本“興”字下半部分右手形,其被捺笔分割的撇笔下长上短,而内府本的则下短上长〔图二〕。

#### (2) B型II式“绍兴”连珠印

与I式最大的不同是,该式的“紹”字,其“糸”下省略了“小”字。见于虞世南摹《兰亭序》等。

#### (3) B型III式“绍兴”连珠印

与II式又不同,该式“紹”字“糸”下有一短垂,同时其线条过粗。见于宋人摹褚遂良《乐毅论》等。

#### (4) B型IV式“绍兴”连珠印

与I式貌似。但该式线条尖峭,同时“紹”字“糸”的上部为两个心形,“興”字的撇、捺笔完全对称,这些都与I式不同。见于王诜《颖昌湖上诗卷》等。

### 3. C型“绍兴”连珠印

此一形制的印一般被称为“鸟虫文”,但比起汉代鸟虫印,这种印上的鸟、虫纹样特征并不明显。明丰坊《书诀》言篆有百种,在夏器铭记有“昭明蛟篆壶”、“少康蛟篆戈”,在宋器铭中记有宋徽宗天水圆玺,其文“乃蛟篆”。蛟篆指笔画盘曲如蛟(通蛟)的篆文。清周寿昌在怀素《论书帖》后跋曰:“后用‘绍兴’双印,即所谓‘蛟篆印’。”<sup>〔1〕</sup>因此,用“蛟篆型”称呼C型“绍兴”连珠印,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sup>〔2〕</sup>。该型可分为四式。

#### (1) C型I式“绍兴”连珠印

“紹”字的“糸”为两笔构成,“興”下双手的间距较宽。见于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王献之《中秋帖》、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和宋徽宗《四禽图》卷等。

#### (2) C型II式“绍兴”连珠印

“紹”字的“糸”为四笔,“興”下双手间距较小。见于虞世南摹《兰亭序》、蔡襄《晋陆云寒蝉赋》卷等。颜真卿《竹山堂连句诗》页原为横卷,在其卷前、卷后的上、下角都钤有“绍兴”连珠印。但印痕模糊,不易准确辨认。其卷前下角和卷尾上角的可能是C型II式“绍兴”连珠印,其卷尾下角的可能是B型III式“绍兴”连珠印,其卷前上角的则是一种单独的印面形式。

#### (3) C型III式“绍兴”连珠印

其线条比I、II式的细,文字也更趋于图案。见于冯承素摹《兰亭序》、米芾《拜中岳命诗》卷等。

〔1〕 引于(清)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光绪辛卯吴兴陆氏仪顾堂藏本。

〔2〕 顾复《平生壮观》在说到虞世南《积时帖》时,称其卷尾的“绍兴”印为“连枝小玺”,这也为绍兴印的一种称谓,但不及“蛟篆”确切。

#### (4) C型IV式“绍兴”连珠印

线条转弯处的粗细笔致不合篆法，收笔略有波磔；“紹”类九叠文，“興”为蛟篆文。见于怀素《论书帖》、颜真卿《湖州帖》、王羲之《奉橘帖》和宋徽宗《四禽图》等。

#### 4.D型“绍兴”连珠印

与前三型不同，该型“绍兴”连珠印印面较小，约为前三型的四分之一左右。可称为“小印面型绍兴印”。分为四式。

##### (1) D型I式“绍兴”连珠印

“紹”字为缪篆，“興”字为汉篆。见于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尾处)等。

##### (2) D型II式“绍兴”连珠印

“紹”、“興”俱为汉篆。“紹”字“糸”的上部呈两个圆形。见于王羲之《雨后帖》等。

##### (3) D型III式“绍兴”连珠印

与II式相近，但其“紹”字“糸”的上部呈两个圆角扁方形。见于黄山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赠张大同文》卷和《浣花溪图引》卷等。

##### (4) D型IV式“绍兴”连珠印

“糸”的上部亦呈两个圆角扁方形，但与III式不同，该式“興”下双手的末两笔与底边相接。见于柳公权《兰亭诗》卷等。

在区别了“绍兴”连珠印的诸多型、式之后，我们再来读历代书画著录，就会感到，单凭纯粹的文字记录，有时不免留出太多的歧义空间，比如，在这些著录中，大多只是简单地用“绍兴印”一个词，来记录上述那么多样的“绍兴”印，难免让人不清楚这方绍兴印到底是什么形制样式的。在个别的著录中，有时会对绍兴印少做一点区分，但其名称却又极不统一，比如，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怀素《论书帖》时说：“后黄绢隔水有绍兴连珠小玺……”高士奇在《江村销夏录》同样著录这件作品时却说：“后有宣和、政和、绍兴四小玺。”同是一方印，既被称为“绍兴连珠小玺”，又被称为“绍兴小玺”；甚而，安岐《墨缘汇观》对颜真卿《湖州帖》的著录云：“后政和小玺、绍兴连珠大玺、机暇清玩之印……”而通过类型学的研究可知，这个“绍兴连珠大玺”其实就是高士奇所说的“绍兴小玺”和安岐所说的“绍兴连珠小玺”(即C型IV式“绍兴”连珠印)，但他们却一个称“大”，一个称“小”。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印章形态研究的必要性由此愈加凸显出来。

## (二) “希世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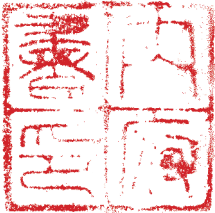
在周密《思陵书画记》的记载中，“希世藏”印的使用率与“绍兴”连珠印一样多：在卷尾钤“绍兴”连珠印的同时，在卷前右下角就要钤盖此印。但从目前所见到的实物来看，此印并不多见。可以分为两型：正方形的A型和长条形的B型。前者以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sup>①</sup>为代表，后者以唐人临王羲之《大道帖》为代表。

① 藏于故宫博物院。日本书道博物馆亦藏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但其上无此印。

（三）“内府书印”印

它是绍兴御府印中使用率最高的一枚骑缝印。分为两型〔图三〕。

〔图三〕“内府书印”印的型与式

| 型<br>式 | A型                                                                                  | B型                                                                                  |
|--------|-------------------------------------------------------------------------------------|-------------------------------------------------------------------------------------|
| I式     |    |  |
| II式    |   |                                                                                     |
| III式   |  |                                                                                     |

1. A型“内府书印”印

以田字格、汉篆文为基本特征。该型又分为三式。

(1)A型I式“内府书印”印

“書”字上部向左的开口为敞口形。见于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米芾《致伯充尺牋》、米芾《珊瑚、复官帖》和褚遂良摹《兰亭序》等。

(2)A型II式“内府书印”印

“書”字上部向左的开口为直口形。见于王献之《东山松帖》、颜真卿《湖州帖》等。

(3)A型III式“内府书印”印

“書”字上部的开口亦为直口形，但其口中的横笔过长，并且在“聿”下左右还各少一笔，因而与II式不同。

见于王诜《颖昌湖上诗》卷等。

## 2.B型“内府书印”印

文字为九叠篆，印内无十字界。见于米芾《致葛德忱尺牋》和《四帖（元日帖等）》，黄山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诸上座帖》、《廉颇蔺相如传》卷、《赠张大同文》卷、《浣花溪图引》卷、《杜甫寄贺兰钊诗》页等。

### （四）“内府图书”印

只见一种形制，为田字格、汉篆文。见于虞世南摹《兰亭序》。

### （五）“御府图书”印

在褚摹《兰亭序》上见到的这方印是缪篆文式。

### （六）“内殿秘书之印”印

分为一型两式。

#### （1）I式

细文。见于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颜真卿《自书告身》和王羲之《寒切帖》等。

#### （2）II式

粗文。见于颜真卿《刘太冲序卷》等。

### （七）“机暇清赏”印、“机暇清玩之印”印

在周密《思陵书画记》的记载中有“机暇清赏”印，并没有“机暇清玩之印”。但后者一般也被看作是绍兴御府印。

“机暇清赏”印见于米芾《海岱帖》。“机暇清玩之印”见于颜真卿《湖州帖》、王献之《东山松帖》和褚遂良摹《兰亭序》等。所见“机暇清玩之印”俱斑驳不清。

### （八）“御书之印”与“御书之宝”印

此二印亦不见于《思陵书画记》，但它们却常出现在高宗御书的落款处，因而也是绍兴内府用印。此二印形制很多，在资料更详备时，也可以对其进行型、式的划分。

### （九）“睿思东阁”印

传世作品上的“睿思东阁”印分为两类，一个是徽宗所用，一个是高宗所用（此问题将另文论述）。就绍兴内府所用的“睿思东阁”印而言，也可以分为两种形制。

## 1. A型“睿思东阁”印

朱文。又分为两式。

### (1) A型I式“睿思东阁”印

在汉篆的基础上又多少借鉴了一些古钱币文字的线条构成，流丽而庄重。见于王献之《鹅群帖》等。

### (2) A型II式“睿思东阁”印

与I式酷似。但从“東”、“閣”与左边的间距，“東”字“日”的宽窄，“叡”与右边的间距及“思”字“心”上一横的接边与否等处，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不是同一方印。该式“睿思东阁”印见于褚遂良摹王羲之《长风帖》。

## 2. B型“睿思东阁”印

白文。见于褚遂良摹《兰亭序》等。

另外，还有一方“睿思殿印”也是绍兴内府用印。见于米芾《苕溪诗》卷、柳公权《李郢自书诗草》卷等。

## 二 绍兴御府印的组合

宣和御府用印有一个标准组合形式，即一般所说的“宣和七玺”。这种组合就像杜牧《张好好诗卷》所体现的那样，是“御书”葫芦印、双龙印、“宣”“龢”连玺、“政和”长玺、“宣和”长玺、“政”“和”连玺、“内府图书之印”这七方印的固定构成<sup>〔1〕</sup>。而绍兴御府用印则似乎缺少这样的体制或规则。虽然周密在《思陵书画记》中说到了绍兴御府的几个组合印，如“内府图书”、“内殿书记”、“御府图籍”和“绍兴”连珠印的组合（钤于《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机暇清赏”、“内府书记”和“绍兴”连珠印的组合（钤于《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乾卦印、“希世藏”印和“绍兴”连珠印的组合（钤于《诸画》）等，但这些组合在传世品中却很少见到。

从历代著录和传世作品来看，绍兴御府用印既有单个印的独自钤盖，也有两式或多式印的各种组合（但与周密所说的组合不同）。据此，可以将绍兴印的组合形式分为单印、二印组合、三印组合及多印。

### （一）单印

后代对于一件作品是否经过绍兴御府收藏的判定，除了验对杨王休《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及周密、岳珂等人的记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要看这件作品上是否钤有绍兴御府印。一件作品经过了绍兴内府的收藏，至少会在上面钤盖一方内府御印。

通过对传世品上绍兴印的观察、分析可知，如果绍兴内府只钤盖了一方收藏印，那么这一方印就或是“绍兴”诸印中的一枚，或是“御书”诸印中的一枚，或是“德寿”诸印中的一枚。这里所说的“一枚”也就是组合形式上的单印，即它只是用一个印章实体钤印，除了这方印之外，在同一件作品上不见有其他绍兴印文。有时，在同一件作品上，用同一个印章实体而钤印了多处，那它也只是“单印”，如冯承素摹《兰亭序》只钤C型III式“绍

〔1〕 见拙文《宣和御府印格式研究》，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

兴”连珠印，不见其他绍兴御府印。这方C型Ⅲ式“绍兴”连珠印虽出现两处，但它在印的组合上仍为“单印”。

印文为“绍兴”的单印主要有：王羲之《雨后帖》，只钤D型Ⅲ式“绍兴”连珠印；柳公权《蒙诏帖》，只钤B型Ⅰ式“绍兴”连珠印；柳公权《兰亭诗》，只钤D型Ⅳ式“绍兴”连珠印；蔡襄《晋陆云寒蝉赋》卷，只钤C型Ⅱ式“绍兴”连珠印；《万岁通天帖》，只钤B型Ⅰ式“绍兴”连珠印等。米芾《拜中岳命诗》卷与冯承素摹《兰亭卷》一样，也是只钤C型Ⅲ式“绍兴”连珠印，并钤印了两处（其接缝处的“御前之宝”印往往被误认作“御府之宝”。此印并非绍兴御府印）。颜真卿《刘中使帖》、杨凝式《韭花帖》上也是钤盖了“绍兴”单印。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的“黄山谷大字头陀赞”、“虞永兴枕卧帖”上的收藏印也是“绍兴”单印。

而米芾《珊瑚、复官帖》和《致伯充尺牋》上只存“内府书印”单印，柳公权《李郢自书诗草》卷也只存“睿思殿印”单印，但这两件作品在为绍兴御府所藏时，其上的“内府书印”、“睿思殿印”可能还是和其他绍兴印组合在一起，而非单印（参见下文）。

“御书”诸印（“御书”、“御书之印”、“御书之宝”等）及“德寿”诸印（“德寿”、“德寿御书”、“德寿殿御书宝”、“德寿殿宝”、“德寿殿御宝”、“太上皇帝之宝”等），主要用于高宗御笔。即它主要在高宗自书诗文、手敕及高宗为御府藏品题写标题用。它们也都是以单印的形式出现在高宗草书《洛神赋》卷、高宗题赵伯驹《江天客舫图》、高宗题《秋江暝泊图》页、高宗书《养生论》、高宗临《如鹰帖》、高宗书《赐岳飞手敕》、高宗书《七言律诗》册等作品上。

## （二）二印组合

二印组合是指在同一件作品上有两种绍兴御府印，它们出自两个印章实体，并构成较为固定的组合。

绍兴御府印的二印组合有三个特点：第一，所有的二印组合都是由一方“绍兴”连珠印与另一方其他绍兴印构成，即在二印组合中，至少要有一方“绍兴”连珠印；第二，与“绍兴”连珠印构成固定组合的另一方其他绍兴印，主要集中在乾卦印、“内府书印”、“睿思殿印”和“内殿秘书之印”这四方印上，其中又以“内府书印”（主要用于书法）、乾卦印（主要用于绘画）为多；第三，“内府书印”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形式，主要出现在苏轼、黄山谷、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上（而周密《思陵书画记》则说这类作品上的御府印是“睿思东阁”和“内府图记”）。

在传世作品中，黄山谷《诸上座帖》是A型Ⅳ式“绍兴”连珠印与B型“内府书印”的二印组合；黄山谷《浣花溪图引》卷是D型Ⅲ式“绍兴”连珠印与B型“内府书印”的二印组合；黄山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是D型Ⅲ式“绍兴”连珠印与B型“内府书印”的二印组合；米芾《苕溪诗》卷是A型Ⅰ式“绍兴”连珠印与“睿思殿印”的二印组合；王羲之《寒切帖》是A型Ⅰ式“绍兴”连珠印与“内殿秘书之印”的二印组合；颜真卿《自书告身》卷也是“绍兴”连珠印与“内殿秘书之印”的二印组合，等等。

如此则大概也可以推断，米芾《珊瑚、复官帖》、《致伯充尺牋》，黄山谷《杜甫寄贺兰铦诗》卷及柳公权《李郢自书诗草》卷等，原本可能也是“绍兴”连珠印与“内府书印”或“睿思殿印”的二印组合。而现在在这些作品上所见到的却只是前、后上角处的“内府书印”或“睿思殿印”半印。半印是由后代对原装裱进行拆装造成的，因为所有的印在钤盖之初都是完整的。而后代拆装往往是变卷子为册页，以将一件作品变作多件作品。在拆装

时，取一卷中的某一段而为册页，这样，若只取了没有“绍兴”连珠印的那一段（有“绍兴”连珠印的那一段又被裱成另一件作品），就剩下了“内府书印”或“睿思殿印”的单印形式。

乾卦印与“绍兴”连珠印构成的二印组合，见于书法的主要有：怀素《苦笋帖》是乾卦印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吴彩鸾《唐韵》是乾卦印与A型II式“绍兴”连珠印的组合，颜真卿《朱巨川告身》卷也是乾卦印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等等。而乾卦印与“绍兴”连珠印的二印组合，更多的还是出现在画上，如王维《伏生像》卷<sup>11</sup>、吴道子《送子天王图》<sup>12</sup>以及房从真《三龟图》<sup>13</sup>、李嵩《服田图》<sup>14</sup>、顾恺之《初平叱石起羊图》<sup>15</sup>、卢楞伽《妙声如来》<sup>16</sup>、易元吉《群獐图》<sup>17</sup>等。这种组合，与周密《思陵书画记》所说的“诸画并上用乾卦印、下用世印、后用绍兴印”大体一致，只是少了“希世藏”印，而该印无论是在传世品上还是历代著录中都所见不多。

在“绍兴”连珠印与其他绍兴印构成的二印组合中，有几件作品比较特殊：

黄山谷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的各接纸缝处，上方钤B型“内府书印”，卷首钤C型IV式“绍兴”连珠印。该型、式的“绍兴”连珠印可能是伪印（见下文），如果排去了这方“绍兴”连珠印，该作品也就只剩了单印“内府书印”，其印的组合情况就与《致伯充尺牍》、《杜甫寄贺兰铦诗》卷等相同。

杨凝式《韭花帖》（罗振玉藏本）上虽然是“御书之宝”与“绍兴”连珠印的二印组合，但前印不真，因此，它仍是“绍兴”连珠单印而非组印。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也是“绍兴”连珠印与另一绍兴印的组合形式，其“绍兴”连珠印为B型I式，而另一绍兴印为“御府法书”，此印虽然不为周密提及，但从印风和印色看应该是宋印<sup>18</sup>。

“绍兴”连珠印与其他绍兴印的组合，构成了绍兴内府印式中二印组合的最基本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奉华宝藏”与“内府图书”印的组合，如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记《右军黄庭经》（拓本，孙承泽藏本）曰：“为高宗所鉴赏，上有‘内府图书’印及‘奉华宝藏’印。”张丑《清河书画舫》对王羲之《此事帖》的著录也是“奉华宝藏”和“内府图书”印的组合。

周密《思陵书画记》所记载的绍兴御府印中的二印组合有二：一是“御府图书”印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

---

〈1〉 藏于日本大阪美术馆。

〈2〉 藏于日本。

〈3〉 （清）顾复：《平生壮观》：“房从真三龟图：后一纸稍黄，长几二尺。……天水圆印骑缝，内府字号，宣和骑缝印，乾卦印，绍兴印，玉京李氏，二宋人图书。”道光间蒋氏精抄本。

〈4〉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项氏藏李嵩服田图，系宋御府装池，前后几十二段，每段有思陵楷书诗题，识以绍兴小玺，画上识以乾卦图书。”乾隆二十八年池北草堂刻本。

〈5〉 （宋）周密：《云烟过眼录》：“顾恺之初平叱石起羊图，高宗题，乾卦印，绍兴小玺。十万卷楼本。

〈6〉 （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卢楞伽妙声如来，高宗题，乾卦、绍兴印。”十万卷楼本。

〈7〉 （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易元吉群獐图，高宗御题，乾卦、绍兴印。”十万卷楼本。

〈8〉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武英殿聚珍本）：“唐人摹王右军东方朔画像赞真迹一卷，首尾绍兴印四御府半印一。”此中的“御府”半印的完印状态，如果按周密的记载应为“御府图书”，如果比照《仲尼梦奠帖》则为“御府法书”。

用于次等晋唐真迹(并石刻晋唐名帖)；一是“内府书印”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用于米芾杂文简牍。后一种组合在传世品(如黄山谷《诸上座帖》、《浣花溪图引》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等)中得到了映证。

### (三) 三印组合

周密《思陵书画记》记载的绍兴御府用印的三印组合也有两类：一是所谓“诸画”上的乾卦印、“希世藏”印和“绍兴”连珠印的组合，一是“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上的“机暇清赏”印、“内府书记”印和“绍兴”连珠印的组合。前一组合最为著名，经常为明清鉴藏家所引用，但在传世或历代著录的作品上却很少见到。后一组合在传世品中也基本上没有见到，倒是有与之近似的组合，如，米芾《四帖册》是“内府书印”(而周密所记是“内府书记”)、“机暇清赏”和“绍兴”连珠印的组合，王献之《东山松帖》是A型II式“内府书印”、A型I式“绍兴”连珠印和“机暇清玩之印”(而周密的记载是“机暇清赏”)三印的组合，等等。

还有一些三印组合，可能都是随机组合而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格式，如“内府书印”、“睿思殿印”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sup>1)</sup>，“御书之印”、“复古殿宝”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sup>2)</sup>，乾卦印、“复古殿印”与“绍兴”连珠印的组合<sup>3)</sup>，等等。

在传世品中，怀素《苦笋帖》是A型I式“绍兴”连珠印、乾卦印与A型II式“绍兴”连珠印的组合，王献之《中秋帖》是C型I式“绍兴”连珠印、乾卦印与A型II式“绍兴”连珠印的组合，而这两件作品上的A型II式“绍兴”连珠印不真(见下文)，因此，它们其实并非三印，而是二印组合。

### (四) 多印

也有一些传世品上钤有四种、五种或六种绍兴御府印。但它们都只是一些特例，也并没有形成某一固定的搭配，因此，只能说某件书画上盖了几种绍兴印，而不能说是这几种印的组合。

虞世南摹《兰亭序》上盖了四种绍兴内府印，为C型II式“绍兴”连珠印、B型II式“绍兴”连珠印、A型I式“绍兴”连珠印和“内府图书”印<sup>4)</sup>。

颜真卿《湖州帖》上有五种绍兴御府印，为A型I式“绍兴”连珠印、A型II式“绍兴”连珠印、C型IV式“绍兴”连珠印、A型II式“内府书印”和“机暇清玩之印”。其中A型II式和C型IV“绍兴”连珠印不真，如果去掉这两式印，剩下的A型I式“绍兴”连珠印、A型II式“内府书印”和“机暇清玩之印”，就是一个三印组合，与王献之《东山松帖》的组合完全一样(甚至印的型、式与位置也全然一致)。

1)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淳熙秘阁续帖：十卷，……皆有内府图书、宣和及绍兴小字印、睿思殿印。”知不足斋本。

2) (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宋御府荔枝图卷：前有复古殿宝，后有绍兴、御书之印、复古殿宝凡四印。”光绪乙巳郎园叶德辉督刊本。

3)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乾隆二十八年池北草堂刻本)：“赵千里访戴图：有乾卦图书、绍兴小玺、复古殿印。亦见《云烟过眼录》中。”但周密《云烟过眼录》的记载却只是“赵千里访戴图，有绍兴印。”因此，乾卦印和“复古殿印”也可能是后钤的。

4) 此帖上有两方“内府图书”印，其中田字格式的为绍兴内府印。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上钤有五种绍兴御府印：D型I式“绍兴”连珠印、B型I式“绍兴”连珠印、“希世藏”印、A型I式“内府书印”和I式“内殿秘书之印”。不但御府印的数量多，而且各印俱真。

褚遂良摹《兰亭序》上有六种绍兴御府印：A型I式“绍兴”连珠印、A型I式“内府书印”、B型“睿思东阁”印、“机暇清玩之印”、“机暇珍赏”印、“御府图书”印，这可能是钤盖绍兴御府印最多的一件传世品。

### 三 绍兴御府印的钤盖位置

周密《思陵书画记》云：“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内殿书记’。或有题跋，于缝上用‘御府图籍’印，最后用‘绍兴’印”；“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前引首用‘机暇清赏’印，缝用‘内府书记’印，后用‘绍兴’印”；“诸画并上用乾卦印、下用世印、后用绍兴印”。虽然具体的印文与传世品不能完全对应，但各印都有较固定的位置，大概也应是实情。因此，周密才说：绍兴御府所藏“装褙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俱有仪式……。”<sup>〔1〕</sup>

#### （一）“绍兴”连珠印的位置

A型I式“绍兴”连珠印：位于卷尾。具体的位置有二，一是文尾下方，如王羲之《寒切帖》、王献之《东山松帖》等；二是末行左侧（一般位置偏下，或近纸底边），如虞世南摹《兰亭序》、褚遂良摹《兰亭序》、颜真卿《湖州帖》、怀素《苦笋帖》、米芾《苕溪诗卷》、米芾《海岱帖》等。

A型II式“绍兴”连珠印：无一定位置。如在怀素《苦笋帖》上，它位于末行左侧中部；在颜真卿《湖州帖》上它又位于首行右侧中部；在吴彩鸾《唐韵》上，它位于纸前右下角；在王献之《中秋帖》上它又位于卷前中线与底边之间；在宋徽宗《竹禽图》上它则位于本绢与前隔水接缝处。

A型III式“绍兴”连珠印：位置也不固定。如在王羲之《七月帖》有该印两方，一方在文尾处，一方在前接纸处。

A型IV式“绍兴”连珠印：所见不多，其位置在全卷末行左侧。

B型I式“绍兴”连珠印：此印是绍兴御府印中钤盖位置最为固定的一方。这个固定的位置是在书画卷尾处，其左侧逼近纸边，这个位置表明一件藏品的横向的最后界限。而具体的钤印又有两种情形：一是书画本纸的卷尾处原来比较绰余，它就钤印在本纸的最近边界处，如王志《雨气帖》（《万岁通天帖》最末一帖）、柳公权《蒙诏帖》、韩滉《五牛图》等；一是书画本纸卷尾处已差不多穷尽，就在卷后接纸，该印就印在接纸的最近边界处，如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杨凝式《韭花帖》（罗振玉藏

---

〔1〕（宋）周密：《思陵书画记》，说郭本。

本)<sup>①</sup>等。还要提及的是,在《雨气帖》、《仲尼梦奠帖》、《韭花帖》及《蒙诏帖》上,其位置不但逼近纸的左边,而且还逼近纸的底边,因此,它就不仅在横向上,也在纵向上标示着藏品卷尾的最后边界,我们甚至认为这是该印的最标准位置〔图四〕(与其相对应,在卷前则用“希世藏”印标示其横向、纵向的起始界限)

周密《云烟过眼录》云:“高宗御府手画卷前上白引首缝间用乾卦圆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画卷尽处之下,用‘绍兴’二字印。墨迹不用卷上合缝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后仍用‘绍兴’小玺。”周密在这里说的“画卷尽处之下,用‘绍兴’二字印”,这个位于“画卷尽处之下”的“绍兴”二字印,应该就是B型I式“绍兴”连珠印。

B型II式“绍兴”连珠印:所见不多。在本纸与宋绫后隔水接缝处。

B型III式“绍兴”连珠印:所见不多。在文尾下方(近底边)。

B型IV式“绍兴”连珠印:所见不多。在本纸右上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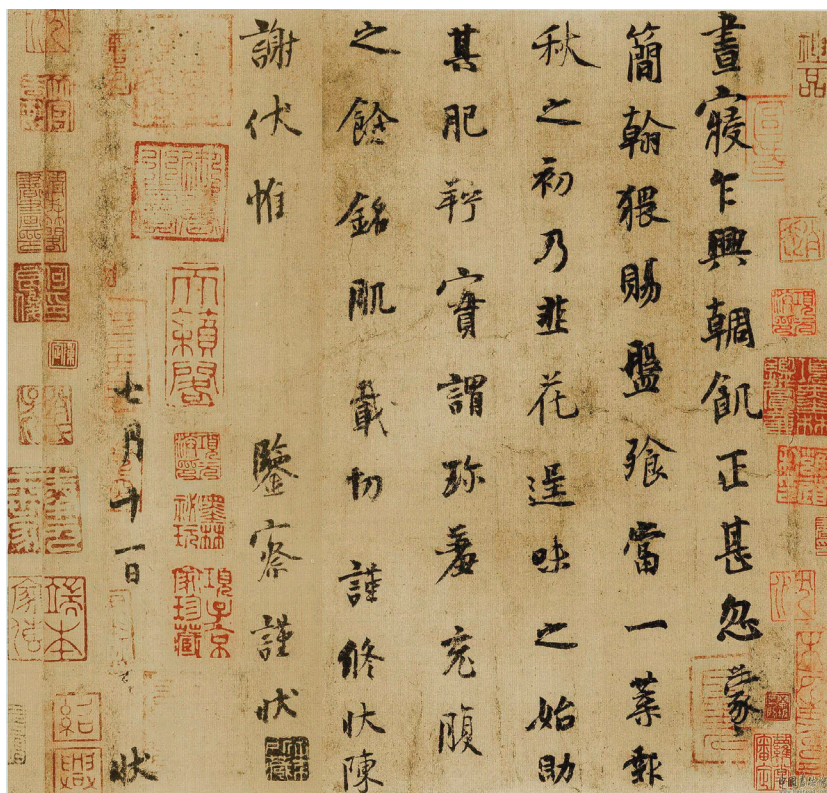
C型I式“绍兴”连珠印:位置不固定。如在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上,它位于宋绫前隔水中部;在王献之《中秋帖》上,它位于第二、三行之间(近上边)。

C型II式“绍兴”连珠印:位置不固定。或在宋绫后隔水与后接纸的接缝处(近上边),如虞世南摹《兰亭序》;或在宋绫前隔水与前接绢的接缝处(近底边),如颜真卿《竹山堂连句诗》页;或在本纸内的接缝处(近底边),如蔡襄《晋陆云寒蝉赋》卷等等。它总是印在接缝处,与C型I式不同。

C型III式“绍兴”连珠印:位置不固定。在冯承素摹《兰亭序》上,它位于文尾之下(另一见在文中);在米芾《拜中岳命诗》卷上,它位于本纸与后接纸缝处。

C型IV式“绍兴”连珠印:位置不固定。或在后隔水中部(偏下),如怀素《论书帖》;或在末行左侧(偏上),如颜真卿《湖州帖》、王羲之《奉橘帖》;或在卷首右上角,如黄山谷《廉颇蔺相如传》卷;或在前隔水与本

〔图四〕杨凝式《韭花帖》(罗振玉藏本)上的B型I式“绍兴”连珠印



① 清内府本的“绍兴”连珠印钤在“七月十一日状”这行字的右侧,并且也没有逼近字幅下边缘,因而不具有标识该作品纵、横向边界的作用,此一位置的错乱也可说明该作品不真。如果结合前面对于罗振玉藏本与内府本上B型I式“绍兴”连珠印印面构成的比较,就更能形成内府本不真的判断。

纸接缝处(上下居中)，如宋徽宗《四禽图》第一、四幅。

D型I式“绍兴”连珠印：所见不多。在本纸尽处(上下居中)。

D型II式“绍兴”连珠印：所见不多。在文尾。

D型III式“绍兴”连珠印：位置不固定。或在文尾下方，如黄山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或在卷尾中部，如黄山谷《赠张大同文》卷；或在卷尾，但既不居中，又不靠边，又不近文，如黄山谷《浣花溪图引》卷。

C型IV式“绍兴”连珠印：所见不多。其位置紧接文尾。

## （二）“希世藏”印的位置

A型方印“希世藏”，位置在卷前或前接纸处，逼近右、底边。它与B型I式“绍兴”连珠印的标示功用一样，都是表示藏品在纵、横向上的最外边界，只是该印在卷前。

前引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说的“高宗御府手卷画前上白引首缝间用乾卦圆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其中所言“希世藏”印的位置与A型方印“希世藏”的大体相近(但按周密所言，此印似乎在接缝处)。

B型长方印“希世藏”的位置亦在卷前最近边界处，但与A型方印不同，它不是逼近底边，而是上下居中。此印见于唐人临王羲之《大道帖》。张丑《真迹目录》认为这件作品上的“米老二印、思陵一印，亦未得真”，其“思陵一印”盖为此印。但从印风上看，此印与方印“希世藏”十分接近，且与周密所言的位置一致，因此，它应该是绍兴御府的一方收藏印。

## （三）“内府书印”印的位置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将其分为两种“型”，一是田字格式的“A型”，一是九叠文式的“B型”。此二型虽都为骑缝印，但其位置却有很大的不同：A型“内府书印”主要印于本纸与前后接纸或隔水间的接缝处；B型“内府书印”则主要印于卷内(即本纸自身)的接缝处。作为A型“内府书印”的例子主要有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本纸与前接纸合缝处)、米芾《致伯充尺牍》(本纸与后隔水接缝处)、褚遂良摹《兰亭序》(本纸与后接纸合缝处)等。米芾《珊瑚、复官帖》在前后上角有此印的半印残痕，想必是在从卷子改装为册页时拆去了前后隔水，故而只剩半印。A型II、III式“内府书印”不在接缝处(将在下文讨论)。作为B型“内府书印”的例子主要有黄山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诸上座帖》、《赠张大同文》卷、《浣花溪图引》卷、《杜甫寄贺兰钊诗》页、《廉颇蔺相如传》卷及米芾《四帖册》等。A型I式“内府书印”与B型“内府书印”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一律钤在接缝的上方近边缘处。

## （四）“内府图书”印的位置

位在卷前右下角，见于虞世南摹《兰亭序》(此帖有两方“内府图书”印，其中的田字格者为是)。周密《思陵书画记》云：“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如果可以将卷前右下角理解为“引首后”，则此印的位置与周密所言相去不远。

### （五）“御府图书”印的位置

所见不多。位在本纸与前隔水接缝处(中偏下)。周密《思陵书画记》云：“次等晋唐真迹(并石刻晋唐名帖)：引首、后贽纸卷缝用‘御府图书’印。”与所见一致。

### （六）“内殿秘书之印”印的位置

有粗文、细文两种。其细文者也是作为骑缝印而钐盖。但在缝上的具体位置不像“内府书印”那样固定。在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和王羲之《寒切帖》上，它都位于本纸与后接纸处，但前者居上方，后者居下方。在颜真卿《自书告身卷》上，它又印在卷内各纸间的接缝处。

### （七）“机暇清赏”印、“机暇清玩之印”印的位置

“机暇清赏”所见不多，位于卷后左上角。与周密《思陵书画记》所说的“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前引首用‘机暇清赏’印”不一致。

“机暇清玩之印”位置不固定。或在帖尾上下居中处，如颜真卿《湖州帖》、王献之《东山松帖》，或在帖前右下角(位置与田字格式“内府图书”印相同)，如褚遂良摹《兰亭序》等。

### （八）“御书之印”、“御书之宝”印的位置

主要钐印在高宗自作品或其题字处。

### （九）“睿思东阁”印的位置

A型(朱文)：位于文尾之下。

B型(白文)：位于本纸与后接纸合缝处(近底边)。

另外，在传世品上还可见到“睿思殿印”。它的位置与B型“内府书印”相同，也是印在卷内各接纸缝上(近上纸边)，见于米芾《苕溪诗》卷、柳公权《李郢自书诗草》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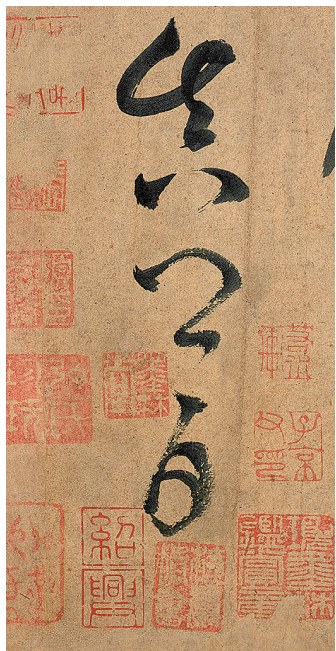
## 四 绍兴御府印的真伪

对印章进行形态方面的研究可以提供绍兴御府印在印文、组合、位置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格式；在这个基本格式的对照下，一些混杂在绍兴御府印中的“问题印”的问题也就明显表露。现在，对以下诸印提出一些疑义。

#### 1. A型Ⅱ式“绍兴”连珠印

通过前面的研究可以知道，“绍兴”连珠印的印文及钐印格式有五个特点：一是印章实体为铸印；二是素

〔图五〕颜真卿《湖州帖》上的A型I式“绍兴”连珠印



文“绍兴”连珠印(与带有图案性质的C型“蛟篆文”相对)总是钤盖在卷后<sup>〔1〕</sup>；三是素文“绍兴”连珠印不钤在字迹上；四是素文“绍兴”连珠印不作为骑缝印；五是蛟篆文“绍兴”连珠印位置较为自由，既可以印在接缝处，也可印在卷前。

这样，A型II式“绍兴”连珠印所呈现的疑点是：一，不像铸印。铸印大体由制模、翻范、浇铸三道工序完成。经过这三道工序，文字的线条已不会像“凿印”那样还保持着方硬的刀痕，特别是在浇铸时，金属液体的流动、驻留等，会使线条的转折和交叉点处变得圆浑厚重。而A型II式“绍兴”连珠印的印文中，则处处可见方硬的转折和棱角，很不像是铸印的风味，而我们知道，南宋时官印的制法还一律是铸印。二，位置不对。该印在《苦笋帖》与《平安帖》上的位置还算是常规。但在吴彩鸾《唐韵》、颜真卿《湖州帖》上，其卷尾处都有十分宽敞的空地，而该印却偏偏盖在卷首。就是印在了卷首，这两方印也是一个印在字行间，一个印在纸边处；而《湖州帖》的行间又比《唐韵》的宽绰，本来是应该印在行间的，但却反而印在了狭窄的纸边处。这种位置的选定，说明此印是随意钤印而乱无纪律。

三，与位置相关，素文“绍兴”连珠印从不印在字迹上。此一点从虞世南摹《兰亭序》、褚遂良摹《兰亭序》、王羲之《寒切帖》、怀素《苦笋帖》及颜真卿《湖州帖》上的A型I式“绍兴”连珠印的位置就可看出。特别是在《湖州帖》上，A型I式“绍兴”连珠印(此帖上A型I式与II式“绍兴”连珠印并存)的右上角已经迫近“真卿白”的“白”字，但却丝毫没有压印到字上，由此可见避让字迹的规则之严格〔图五〕。而反观A型II式“绍兴”连珠印，在《中秋帖》，它压印在“相”字上；在《湖州帖》，它压印在“湖”字上；而更有甚者，在《唐韵》，它压印在卷前两行多达十个字上〔图六〕。如此钤印，不仅妨碍字迹，而且也不能凸显自身，就像有些见不得人似的。通过以上种种迹象，我们认为A型II式“绍兴”连珠印应该不是绍兴真印。在《中秋帖》上，该印只剩半印，而在这半印的骑缝处，有“子孙永保”、“子京所藏”、“墨林秘玩”诸印，因此，该“绍兴”连珠印的钤盖时间是在项子京(1525—1590)之前。

## 2. A型III式“绍兴”连珠印

在“绍兴”连珠印中，其蛟篆文式的，可以将同一方印做二次或多次印(往往与押缝有关)，像冯承素摹《兰亭序》中的C型III式“绍兴”连珠印那样；而素文“绍兴”连珠印，同一方印在同一作品上就只印一次。王羲之《七月帖》上的A型III式“绍兴”连珠印，本为素文形式，却印在了两处；而这多印的一处又与押缝毫无关系。还有，其中的一方印在卷首，与“绍兴”连珠印印在卷尾的格式不符。

〔1〕 周密《思陵书画记》有数处谈到“绍兴”连珠印，基本上都是说在卷后，如，“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前引首用‘机暇清赏’印、缝用‘内府书记’印，后用‘绍兴’印”；“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内殿书记’。或有题跋，于缝上用‘御府图籍’印，最后用‘绍兴’印”；“诸画并上用乾卦印，下用世印，后用‘绍兴’印”等等。只有在“次等晋唐真迹(并石刻晋唐名帖)”条下云：“引首后裱纸卷缝用‘御府图书’印，引首上下缝用‘绍兴’印。”而从传世品看，印在引首与本纸间接缝处的“绍兴”连珠印俱为蛟篆文式。因此，或可认为，素文“绍兴”连珠印都是钤印在卷后，蛟篆文“绍兴”连珠印则可钤印在卷前合缝处。

### 3. A型IV式“绍兴”连珠印

“绍兴”连珠印的印面形式是由“紹”与“興”两个单字构成，每个单字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边框中，而这两个字又上下联为一词，这种印面形式被称为“连珠印”或“联珠印”。连珠印在刻制时，是将两个字刻在同一块印模上，这样，在钤印的时候，只要印一下就把这两个字都同时印出了。而A型IV式“绍兴”连珠印则似乎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是把两个单体的（而不是同一块印模上的）“紹”和“興”字，分别按照上、下的位置印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形式上的连珠印。“紹”与“興”左边框的相互倾斜，“紹”字下边框与“興”字上边框间的不平行，大概都是用两个单体印分别钤盖时未能将它们对齐、对正所致。还有，“紹”字下半部（包括下边框）印泥堆积而厚重，而与之紧邻的“興”字上半部（包括上边框）则印泥稀薄而轻浅，如果是用一个印模来钤印，是不会出现这种在近邻处厚此薄彼的现象的。不仅是印泥，就是在押印时用的力气上，也是“紹”字用力重，“興”字用力轻，如果是用一个印模来印，也不会这样重此轻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在A型“绍兴”连珠印（即“立刀拱手型”）中，只有见于颜真卿《湖州帖》（卷尾者）、怀素《苦笋帖》（在下者）、虞世南摹《兰亭序》、褚遂良摹《兰亭序》、王羲之《寒切帖》、王献之《东山松帖》、米芾《苕溪诗》卷及其《四帖》之一的《海岱帖》等传世品上的I式印为真印。

### 4. B型IV式“绍兴”连珠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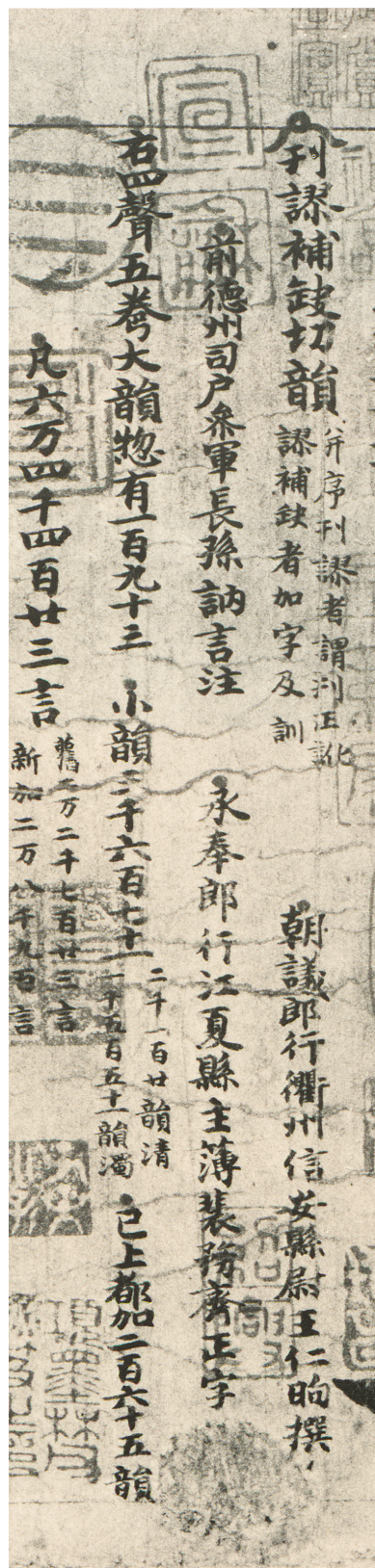
此印印文用笔尖峭，线条平滑，印色亦新，毫无古印浑穆之气，而更像是从刻帖上翻刻过来的。其“興”字“同”下少一横，也说明造作此印者不谙古文。还有，该印是仿刻B型I式“绍兴”连珠印，它的钤印位置应该是在卷尾尽处，而该印却印在卷首处。即使不是仿刻B型I式，作为素文“绍兴”连珠印也是不该出现在卷前的。

### 5. C型IV式“绍兴”连珠印

其疑点是：一，不像铸印。特别是其波磔笔画处，几乎可以见到历历刀痕。二，轻薄、巧作的印风与两宋官印的雍容、庄重相去甚远。三，位置不固定。已如本文前一节所述。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绍兴”连珠印真伪的探究，依目前所拥有的资料，只能在A型中判明I式为真，其余为伪；在B型中只能判明IV式为伪；在C型中判明IV式为伪。而从印章的风格、位置及组合等多方面考察，每一型中的I式

〔图六〕吴彩鸾《唐韵》上的A型II式“绍兴”连珠印



印做为绍兴真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也是图一对“绍兴”连珠印进行“式”的排列的潜在依据。当然，对于各型中II、III、IV式的排列次序，以及对于B型I式、C型I式、D型I式印为绍兴真印的论证，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 6. A型III式“内府书印”

印风与B型IV式“绍兴”连珠印一样，似仿照法帖刻本翻制。其位置或在文尾左上方，或在卷前纸边处，都与押缝无关。而这种田字格式的“内府书印”的钤盖位置应该在本纸与前、后隔水间的合缝处。因为这样的理由，A型II式“内府书印”的真实性可能也多少值得怀疑。

## 7. II式“内殿秘书之印”

其可疑之处在于：一，印文粗拙；二，不在缝处。

此外，“御书”诸印、“德寿”诸印及“奉华堂”诸印（“奉华堂”、“奉华堂印”、“奉华宝藏”、“瑶晖堂”、“奉华瑶晖堂印”等问题亦多多，待另作专文探讨。

# 五 对周密《思陵书画记》的再检讨

研究绍兴御府印，周密《思陵书画记》不可不读；读《思陵书画记》又不可不与周密的其他记载、历代著录及传世品进行比照。通过这种比照会使我们知道，周密所言到底道出了绍兴御府印的几多实情，流传到今天的古代书画上的绍兴御府印又具有多大程度的历史真实性。

在周密《思陵书画记》的记载中，绍兴御府庋藏的诸画上都应钤有“绍兴”连珠印。但，在他的《云烟过眼录》中所著录的《戴嵩着色饮水牛》上有“高宗题、乾卦印”却无“绍兴”连珠印，在《唐日本大荒西经图》上有“思陵题、乾卦印”而无“绍兴”连珠印，在他的《志雅堂杂钞》所著录的《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上“上有乾卦小玺，下有希世藏小印”而无“绍兴”连珠印，在《黄筌牡丹》上“后有奉华堂印、瑞文二印”而无“绍兴”连珠印，等等。而在周密的这类著录中，所记的作品上如果有“绍兴”连珠印，一定都会被提及的，如在《云烟过眼录》中著录《卢楞伽妙声如来》云：“高宗题、乾卦、绍兴印。”著录《易元吉群獐图》云：“高宗御题、乾卦、绍兴印。”等等。

在周密的分类中，绍兴御府所藏的晋唐法书真迹等，其上也都应该有“绍兴”连珠印。而实际上，有许多晋唐法书上面并没有“绍兴”连珠印，而通过其他的绍兴御府印，可以证明这些作品确是曾经入藏了绍兴御府的。如他的《云烟过眼录》记载：“索靖章草《月仪帖》短卷，下有希世藏小印……”，并无“绍兴”连珠印；从传世品上看，柳公权《李郢自书诗草》卷，本纸六接，每接处上方钤“睿思殿印”，却无“绍兴”连珠印。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

按照《思陵书画记》的记载，只有“诸画”上才钤印乾卦印，而事实上，在怀素《苦笋帖》、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王献之《中秋帖》、颜真卿《朱巨川告》及米芾《易义卷》<sup>〔1〕</sup>等“法书”上，却也都钤有此印。相反，在他的《云烟过眼录》中所记载的《李伯时山阴图》、《李伯时画草堂十志图》、《黄筌牡丹》等

〔1〕（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为“首有乾卦玺、思无邪堂印”，康熙三十二年钱塘高氏刊本。

“诸画”上却未记此印。同样，这类作品上如果有乾卦印，周密也会记下的，如其《云烟过眼录》云：“易元吉群獐图，高宗御题、乾卦、绍兴印。”而在传世品中，宋徽宗《四禽图》卷，隔水与画幅连接处都有“绍兴”连珠印，凡六处，却没有乾卦印。这种例子也很多。

“希世藏”印，按照《思陵书画记》的记载，它应该是与“绍兴”连珠印的使用率一样多的一方印。但在著录和传世品中，“绍兴”连珠印所见极多，而“希世藏”印却只在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宋拓五字不损本定武《兰亭序》<sup>①</sup>、王羲之《大道帖》<sup>②</sup>、索靖《月仪帖》<sup>③</sup>、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sup>④</sup>等为数不多的书画上钤有此印，与周密所言相去悬殊。

周密《思陵书画记》云：“米芾杂文简牍：用‘内府书印’、‘绍兴’印。”从传世品来看，米芾的杂文简牍作品上，的确有一些钤盖着“内府书印”，如其《珊瑚、复官帖》、《致伯充尺牍》及《致葛德忱尺牍》等，但其《寒光帖》、《盛制帖》、《粮院帖》、《破羌帖跋赞卷》、《新恩帖》、《长至帖》、《衰老帖》上却没有此印。相反，在一些非“米芾杂文简牍”的传世品上，却钤盖了此印。如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褚遂良摹《兰亭序》、黄山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黄山谷《廉颇蔺相如传》卷、黄山谷《诸上座帖》、黄山谷《赠张大同文》卷、黄山谷《浣花溪图引》卷、黄山谷《杜甫寄贺兰钊诗》页、王诜《颖昌湖上诗》卷、王献之《东山松帖》及颜真卿《湖州帖》上，都有这方印。

《思陵书画记》又云：“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但在虞世南摹《兰亭序》卷前右下角钤有此印，而在真正由米芾临写的《中秋帖》上却没有此印。

又据《思陵书画记》：“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用‘睿思东阁’印。”在传世品中，褚遂良摹《兰亭序》后纸接缝处钤有“睿思东阁”印，但该作品并非苏、黄、米、蔡等杂诗赋书简；而米芾《法华台诗帖》、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黄山谷《惟清道人帖》、蔡襄《自书诗卷》等，应该算是他们的杂诗赋书简，但其上却不见“睿思东阁”印。

还有，《思陵书画记》中提到的“内殿书记”印（据周密所言，此印钤于“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御府图籍”印（亦钤于“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内府图记”印（钤于“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内府书记”印（钤于“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御府图书”印（钤于“次等晋唐真迹”）等，还不见或极少见于历代著录或传世品中。

而见于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颜真卿《自书告身卷》、王羲之《寒切帖》等传世品上的“内殿秘书之印”，见

---

① 陈绶曾跋云：“侍御王公得此真玉石本，有绍兴希世有印。”韩逢禧跋云：“第一行‘初’字下有宋高宗‘希世有’小印，是思陵所藏。”吴荣光则认为：“陈绶曾跋云有绍兴希世有印，韩逢禧跋亦云初字下有高宗希世有印。案周密《云烟过眼录》，高宗每卷引缝下用‘希世藏’小方印。‘希世有’印稍大，乃徽宗非高宗印也。今验首行‘初’字下朱印，实是‘希世藏’三字。盖宣和御府本至高宗时始分赐近臣者。印为‘王芝之印’掩其左半，陈未深考，误‘藏’为‘有’，韩则相沿而误耳。”看来，这方“希世藏”印还并不确切。

② 但张丑《真迹目录》认为其不真。

③ （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十万卷楼本）著录其为“下有‘希世藏’小印”。

④ （宋）周密：《志雅堂杂钞》：“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本有上下两卷，今止有上卷，乃思陵御题，上有乾卦小玺，下有‘希世藏’小印。”美术丛书本。

于欧阳询《仲尼梦奠帖》上的“御府法书”印，见于颜真卿《湖州帖》、王献之《东山松帖》、褚遂良摹《兰亭序》及褚遂良《倪宽赞》等的“机暇清玩之印”，见于米芾《苕溪诗卷》、柳公权《李郢自书诗草》卷上的“睿思殿印”等，却不曾出现在《思陵书画记》的记载中。还有，“御书”诸印、“德寿”诸印及“奉华堂”诸印，虽常见于历代著录或传世品，却也不为《思陵书画记》所记载。

上述周密所记与传世所见绍兴御府印之间如此这般的不一致现象，将面临两种互相对立的解释：如果周密所言确是历史实情，那么，这些传世作品上与周密所言不符的印章，就不是绍兴御府钤盖，而是后世添加的；如果这些印章确是绍兴御府钤印的，那么周密所言就是不足信的。

一方是有关绍兴御府印的最原始的文字记载，一方是在传世品上历历存在的赫然印迹，到底孰是孰非？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历代著录或传世品与《思陵书画记》所记载的绍兴印式不一致的地方，而这样做，是为了提起一个关于古代收藏印的原初记录与实物印迹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像这样逐一列出实存印迹与《思陵书画记》不一致的地方一样，我们同样也还可以找到二者之间完全或基本吻合的大量例证。因此，尽管做出了上述罗列，我们却从不敢轻易否认周密的记载；相反，我们在研究绍兴御府印时，却总是要怀着感激的心情来阅读周密的《思陵书画记》，因为它为我们保留了有关那一时期内府书画收藏的原始而详细的资料（除印式外，还有装裱等）。

但是，周密所记与传世印迹之间那些不一致的地方，毕竟会带给我们一些忧思：如果完全按照周密所言来裁定古代书画上绍兴御府印的真伪，甚至进而裁定其书画的真伪，那么，就会有許多作品被从中国书画史的代表作名单中刷掉；而如果一旦抽掉这些作品，一部从晋唐到南宋初年的中国书画史也就将失去许多重要内容。

好在，古代书画史既不是由原始的、最初的记载完全定格，也不是由后来的传世品来任意塑造；同样，历史上内府或私家收藏印的档案，也既不是由记载它的第一张卡片完全定调，也不是由后续的卡片来代替或复盖第一张卡片的书写。周密的《思陵书画记》为我们记录了关于绍兴御府印的最为原初的状况，后世的著录与传世品也在不断书写着关于绍兴御府印的后续档案卡；而所谓“历史上”或“真实的”绍兴御府印，其实是这两部分档案卡片汇总之后所形成的一项认知结果。

绍兴御府印的那些后续档案卡的执笔者，主要是明清时期的鉴藏家。而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在传世的所谓书画名迹中，一定夹杂着一些骗过了鉴赏家慧眼的伪作，那么，我们也就还得承认，那些后续卡片的执笔者中，也一定包括一些高明的造假者。而如果造假者的伪作一直不被识破，那么它也就会一直在书画史的书写中，扮演着与真品一样的角色。

周密的记载与传世的印迹都或多或少地说了一些谎，而“历史上”的绍兴御府印，大概也就生成在这真实而带有谎言的诉说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